

今年是文学翻译家傅惟慈去世10周年。2014年3月16日,91岁的傅惟慈逝世。他所能留给世人最好的礼物,是多达数百万字的翻译作品。其中包括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、奥威尔的《动物农场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。傅惟慈通晓英、德、俄等多种语言,翻译了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,可谓译著等身,在圈内外有口皆碑;作为翻译之外的杂家,他热衷旅行、摄影和钱币收藏,足迹遍布世界各地。让人感佩的是,尽管这位一生唯愿当作家和流浪汉的老人堪称玩家,每深究一种花样,却总不期然臻于化境。

傅惟慈家住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,几棵不同种类的树,加之一些花花草草、石桌和石凳,占据了院落的大半,春觅嫩芽,夏去枯枝,秋天廊下望月,听虫鸣唧唧,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,墙头一抹残雪,生活意趣盎然。自1951年春搬进这个院子后,他再也没有搬过家。这些年,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,建筑高楼。2004年前后,小院差点就被强制拆迁,让傅惟慈心有余悸,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通告。“但

整理旧篋,看到一枚顾廷龙题的“夏衍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”纪念封。封上的邮戳日期为1990年10月15日。纪念封上有40余位文艺界名人手迹。这天,夏公因病未出席开幕式。见此,我想:夏公的朋友们能在纪念封上“相聚”,倒也不失为是件乐事。于是,我让夏公女儿沈宁首签。又请电影《祝福》导演桑弧签名。我在人群

如今手机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“主宰”。短信微信,只要轻轻按键,立马就能通话交流。微信中还能视频见面。告别了写信寄信的麻烦,哪怕相隔千万里,发个短信微信,亲朋好友立刻能够“聚谈”。然而,推销商品的广告短信,还有那房产中介的电话,令人不胜其烦。

再说上街买东西,二维码一扫,吱的一声,不管多少,立马付清。但有的老年人却常遇尴尬,因为光线关系,又没戴老花镜,手机上的数字看不清,常会按错密码付不了钱,手忙脚乱中越弄越不行,尴尬得只能请人帮忙,又担心泄露了“机密”。至于网上购物,那是省心省力的好事,待在家里,动动手指,看看网页,要啥有啥;只有想不到,没有买不到。可是那些眼力差、手指不灵活的网购“老年新手”却别有滋味:因为手机上的商品图片胜似广告,花花绿绿令人眼花缭乱,商品信息往往夸大其词,一不小心就会被“绕了进去”,导致“上当受骗”,买了名不符实的,甚至并不想要的东西。

还有外出旅游参观,本是乐事。现在流行网上预约购票。年轻人轻车熟路,从游玩线路到购票预订,用手机一下子就能搞定。可不出游的年轻人,既不会下载App,即使下载了,又不知道如何操作“那复杂的路径”,只能望机兴叹。退休在家,当然也关心国内外大事。打开手机,方方面面的新闻消息,应有尽有。可惜干扰太多,消息真真假假难以分清,还有无孔不入的广告和那些不三不四、不伦不类的“写手故事”,不仅扰乱了原本了解下事的好心情,而且还破坏了享受阅读的乐趣……手机啊手机,功过难梳理,爱你还真不容易!上了年纪的人啊,唯有不断学习,方能克服困难,用好手机,享受高科技的乐趣和改革开放的红利。

愿这只是一个噩梦,希望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老。”与书结缘的傅惟慈有些另类,家里藏书实在寥寥,甚至连他自己的译著也是残缺不全的。几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他出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,拉出一个个抽屉,满是他经年收藏、仔细保存的钱币,这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“家当”。

傅惟慈笑言,自己与翻译结缘,是因为钻了“空子”。“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。当时编‘世界文学名著’,共100多本,我一眼就相中了托马斯·曼的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。”后来,傅惟慈“邂逅”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·格林。他回忆说:“有一段时间,我在资料室工作,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整理资料、分发报纸。幸好,学校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英国人做外教,他带来了上百本英文书,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。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。那时看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没见过,或是从未听闻过的作品,其中就有五六本格林的小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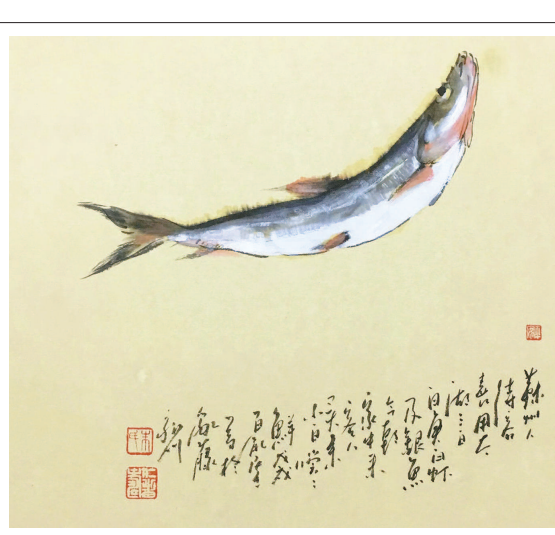
因格林搭起的这座亦雅亦俗的“桥梁”,傅老开始放下身段,涉足国外“通俗小说”的翻译,他最

看重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·钱德勒。他说:“我们常把钱德勒看成是通俗作家,那是我们为与海明威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。”傅老的开风气之举,在改革开放初期,在我国文学界对通俗文学偏见颇深的时候,就把被普遍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外国惊险小说引了进来,并于1979至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“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”,分别是《长眠不醒》《诺言》《一支出卖的枪》。市场的

们去大六部口的夏公家。进门见他体质虚弱,卧室兼书房还开着暖气。我上前向他致以迟来的谢意,他笑着说:“不用谢,书是给人看的嘛。”话音刚落,我从包里拿出纪念封请他签名。夏公笑着说:“你是有备而来的?”随后,他拿起放大镜在封上缓慢移动,名从口中出:“冰心、张光年、冯牧、萧乾、沙汀、于伶、刘白羽、黄源、马识途、叶君健、吴祖光、李瑛、袁鹰、王蒙、辛笛、陈伯吹、张贤

文华、吴长邛、华君武等书画家聚会。我跟他去接唐云。他在古北新居品茗,我拿出纪念封。他借物抒情,说起夏公在美协刚成立不久,托文联赖少其邀他出来做点事。唐云听从了,在美协展览部主任位子上干了好多年。在这过程中,也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。“北图”展览会上,我看到有位戴眼镜穿黑呢中山装,走路蹒跚的老人在观展。听说他是小说《林海雪原》作者曲波。走上前,递上纪念封请他签名,并说自己打小爱看电影《林海雪原》,他听后用感恩的语调说,小说被改编搬上银幕与当年主管电影的领导夏衍、荒煤的关心分不开。为此,在“文革”中他俩罪没少受。说完,他在最下角签上了名。

1994年4月,我与徐铃去京出差。下机后,我家烧柴火稻草做饭的景象,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”已成记忆。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卖灰水粽的店家,店主说他们的草木灰是去村里挨家挨户搜集来的,能做一年是一年。豆沙粽的豆沙必须手工熬制,带点豆皮的才有质感。裹得紧致瓷实的赤豆蜜枣粽有淡淡的甜味,蒸热后稍稍冷却,适合当甜点吃。肉粽就要包得大一些,五花肉、糯米和箬叶,小火慢慢煨熟,肥肉几乎完全溶化,丰腴的油脂薄薄地渗透粽子的角角落落。当然,粽子越大越难包,太松会漏米,太紧糯米吸水后无法充分舒展,五花肉的肥瘦、肉和糯米的比例都有讲究,调味也要均匀,最好是包了一辈子粽子的乡下阿嬷手工制作,用稻草捆扎,流水线产品不吃也



银鱼 (中国画) 朱文辉

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,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可观。正当翻译事业如日中天之际,傅老却出乎意料地,选择在古稀之年坦然弃笔。1990年,和老友董乐山合译的《基督最后的诱惑》,几近绝响。此后,他选择背起行囊周游世界,更是重新拾起童年开始的游戏——收藏钱币。傅惟慈以一生的行动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:生活好比一场牌戏,每个人都想打好这手牌,到达什么境界,那就看各人的智慧和造化。

夏公纪念封 陆正伟

河网密布的水文化,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,造就了江南的船文化。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,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船;从小巧玲珑的“乌篷船”,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船。江南人民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地造船、划船,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船文化。小时候,我总以为船是一个奔跑在江河水面上的动词,从水码头奔向远方。船有时匆匆前进,乘风破浪,有时静静地停靠在水码头上,载着远方归来的喜悦,藏着刚卸下货物的满足。每一次希望实现之后的宁静,船总喜欢在江河湖海的怀抱里,叙述它征途的离合故事。江南的船,展现了江南人的智慧。早在六七千年前,它便是探险,是闯

罢。当然,最心爱的粽子还是老家的肉粽。泉州人一年四季都会吃粽子,小时候街头有不少粽子店,前店后家的那种,至今记得老妇人包粽子熟练的手势。多少年过去,几家老记的肉粽店都开成了网红店,味道早已不似当年。幸亏好友找到一家小店,每年端午前帮我订一串寄来。煮熟郑重地剥开,油润的糯米里裹着香菇、虾米、花生、香芋丁和一角卤蛋,这就是奢华的一餐了。上海至今保留着端午节在门口悬艾的习俗。这几年手机里的生鲜软件也能买到艾草菖

蒲了,但我还是习惯去菜场买,买菜时顺便挑上两把,回家用红绳倒悬于门上。在街上见到有人手持艾草菖蒲走过,我都会多看两眼,这古老庄重的仪式感让我心生欢喜。艾草干后可以剪碎,放在茶香炉上熏香。童涵春堂配了苍术、艾叶、藿香、白芷的熏燃药包驱蚊虫去浊,但焚烧起来烟气有些驱重,把药包放在窗口,风一吹房间里就会漾起丝丝药草味。几年前买过一个香囊,明人山水画的图样,结着淡蓝丝绦,至今药香犹存。

也许是白娘子 and 许仙的传说过于深入人心,某年端午在便利店遇见一名女子,在店里快速兜了一圈,问收银员:“有雄黄酒吗?”收银员瞟了她一眼,并未作答。她自我解嘲:

“我说没有,他偏不信,还叫我买。”端午时节正是江南的栀子花季。大花栀子开了,花萼起初像是蘸饱墨汁的毛笔尖,雪白的花瓣一层一层舒展开,终于开成一朵皎白的云。大花栀子香气浓烈,原种的栀子香气清幽些。“过去事已过去了,未来不必预思量。只今便道即今句,梅子熟时栀子香。”弘一法师《晚晴集》里抄录了石屋禅师的这首偈子,这末一句恰是江南初夏风物的写照。

“穷端午”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过端午节 责编:沈琦华

青山大学对面的青山通里有一家帽子店,离我住所很近,所以无论买或不买,一直是我爱逛的店,它就是山田帽子店。1928年开张,走过95个春秋寒暑,去年结业关张。

明治四年,日本政府颁布散发脱刀令,随着剪去盘结头发人的增多,帽子的普及有了土壤。首先在文人学者等上流阶层中流行,渐次普及于平民大众。大文豪夏目漱石拿到《我是猫》的十五日元稿酬后,兴奋地奔向帽店买了一顶巴拿马帽。

以男士专用帽起家的山田帽子店,在戴帽率上扬、帽子普及的昭和初期开业。曾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,引领帽界风潮。大片的店墙上,贴挂着日本众多名人前来选购帽子后的签名,帽架上陈列着各类经典款式的绅士淑女帽,深得帽子达人的欢心。我未曾面识第一代、第二代的山田店主,过往的精彩辉煌只是在他人和第三代店主那里耳闻,在名人签字的卡纸上目睹。如今,帽子的生活方式改变了,对帽子的需求锐减,人的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无欲。唉,关店实为无奈之举呀。我能够体察第三代山田店主的无奈。

山田帽子店,仿佛一直在那里。去年回上海前,想到再回东京,这家日本人心目中的名店老铺将不在,二十多年的芳邻,说消失就要消失,不由人黯然。曾经日路过也不以为然,当时只是寻常。在去羽田机场回上海之前,最后一次去了帽子店。正忙乎着的第三代山田店主,见我便笑着打招呼。我东张西望望环顾四周后,问山田关店后干啥呢,他说不再考虑工作了,关店后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想去各地各国走走,捉虫看鸟,做些社区的义工,告诉年轻的父母,帽子店这一带的前世今生,因为这里直接知道这区域历史的最后一代人也都八九十岁了。我对山田说,我想再买两顶帽子,您有推荐吗?他去库房捧出两顶经典永恒而又时尚永恒的帽子,充满仪式感的鞠躬道别后,匆匆回家将两顶帽子安放进帽柜里,关闭上帽柜,也关闭上这么多年的记忆。

再见,我的帽子店。

深入浅出 邓伟志

也,更不能生造词汇来蒙大众,不能故弄玄虚来唬大众。毛泽东写文章幽默风趣、深入浅出。上海解放前夕,他撰文说国民党反动派“拆了不少烂污”,用大白话,讲道理,让人听得进,记得牢,用得上。

千百年里飘行在江南水乡的诗性意象,没有了“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场景和诗意。让“只恐双溪舴艋舟,载不动许多愁”的诗词,成为千古绝唱。然而,江南梦幻的诗篇,依然让人怀念与难忘。当江南的船,退出江河湖泊,成为博物馆里再现江南风情的标本时,人们反而更怀念当时虽然缓慢,但却从容的年代,向往那“仍怜故乡水,万里送行舟”的心境,希望能载上一船恬静的乡愁乡恋和乡情,安度越来越喧嚣器的人生,越来越喧躁的生活。桨影橈声山水绿,船的江南意象,我始终在追寻着。

